Ghosting 的故事 - 一个德国音乐项目

1988 年，有位比萨沙年长的同学给了他一盒磁带，A 面上写着 “The Sisters of Mercy”，B 面上写着 “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当时萨沙还相当年轻，他确信这两个标签贴反了，因为在标着 “The Sisters of Mercy” 的那一面，唱歌的是一个声音非常低沉的男歌手，这在他听来根本不像 “Sisters”；而在另一面，唱歌的是一个相对高亢的女声，更像是 “姐妹”。正是将 “The Sisters of Mercy” 误认为一支女子乐队的这个小插曲，引发了萨沙对当时所谓 “New Wave” 音乐的兴趣。

在此之前，他主要对古典和中世纪的作曲技法感兴趣——这些技法是他在学校里学到的，并且通过自学反复练习。此外，他也对技术的各种可能性感到着迷。他那时会编程，对合成器音乐（尤其是让-米歇尔 · 雅尔、Kraftwerk 和 D.A.F.）非常着迷。让-米歇尔 · 雅尔给他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对方完全使用电子设备与合成器来实现古典作曲手法，而 Kraftwerk 和 D.A.F. 则以其极简主义的作曲方式吸引了他。

然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对于当时住在 Bad Ems 的一个年轻人来说，要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风格的音乐并非易事。没有互联网能让人像今天一样一键获取所有资源；在 Bad Ems 也既没有唱片行，也没有磁带店。那时 CD 也尚未广泛普及。于是，萨沙每次能弄到手的一小段音乐都仿佛是天赐礼物——几乎像神圣之物——因为获得这些东西并不容易。

当时，只有另外两个乐队让他感到非常惊艳，因为那简直是全新的声音，是他从未听过的：其一是 “Dead Can Dance” 的专辑 *Within the Realm of a Dying Sun*，其二是 Coil 的 *Horse Rotorvator*。在连续数月里昼夜不停地聆听这些唱片后，萨沙非常渴望找到这种风格的全新音乐。然而，正如所说，获取这种音乐十分困难，而那些被复制了无数次的磁带品质也不好。

由于几乎没有乐队制作这种风格的音乐，萨沙决定自己写这种风格的新作品。那时他并没打算组建乐队或发布什么，只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些新音乐，让自己喜欢，因为他现有的那些听起来已经不够了，而且市场上也没别的新的东西。说白了，这只是一种绝望之举。

于是他买下了第一台合成器——或者说更准确地讲，是一台采样器：Roland W-30。最初的曲子都是在这台采样器上完成的，当时他依然是初学者状态，作品在作曲与歌词上都带有明显的稚嫩与童真。

自然地，他把这些曲子录在磁带上，放给自己和他人听。当周围的一些人觉得他的音乐不错时，就督促他去舞台上表演。

当时独自一人上台演出并不常见。舞台上通常还是一支摇滚乐队的配置：一套真鼓、一把电吉他、一把电贝司，如果有人弹键盘，则必须现场演奏。电子音乐在那时既不受重视，也不被认真对待。别人往往带着鄙夷，称之为“罐头音乐”——也就是“来自罐头”的音乐，并不认为它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值得尊重的音乐形式。

班里有个和他关系特别好的同学，拥有相似的音乐品味，叫安德烈亚斯（Andreas），他弹电吉他。1989 年，在从伦敦旅行归来后，萨沙与他一起组建了乐队 Ghosting。在伦敦，萨沙亲眼见到了新兴哥特（Goth）文化的中心地带。

在那里他去了 Gossips（也就是原先的 Batcave）、Camden Palace 等俱乐部，还有一些类似的场所。他对英国诠释的哥特文化感到极度着迷，也对当时那些如今看来算典型哥特风格与朋克摇滚影响相结合的混搭感到震撼，这在当时是一种统一的整体。

受到这个想法的启发，他想打造一种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某种“混酿”（cuvée），主要由电子节奏与现代电子和声主导，同时带有对古典作曲技法的强烈偏好，偶尔也会融入些 Kraftwerk、D.A.F. 风格那样的单调元素。

1989 年，安德烈亚斯和萨沙在 Bad Ems 的歌德中学（Goethe-Gymnasium）的一场校园节上首次同台演出。当时他们并没有演自己的作品，而是翻唱了 Pink Floyd、Led Zeppelin 以及其他著名摇滚乐队的作品——对于那时的校园节而言，的确算是热闹非凡，尽管在其他场合，这种表演方式对街头乐手来说其实算是常态。

接下来，他们开始创作并录制自己的音乐。两年时间里，攒下足够的曲目去制作两盒 Demo 磁带，分别名为 *Secret Books* 和 *Black Romantic*。其中 *Black Romantic* 后续还发布了多个不同版本。

Secret Books 的录音质量实在不佳，因为萨沙那时几乎没有任何录音设备——只有一台在当时就已经十分老旧的四轨磁带录音机、一个唯一的效果器（ART FXR），再加上一台唯一的电子键盘——Roland W-30 采样器。与安德烈亚斯的电吉他、一个 Marshall 音箱、一个 Boss 过载踏板（Overdrive）和一个 Boss 合唱踏板（Chorus）放在一起，就成了整个 *Secret Books* 的制作装备。

而 *Black Romantic* 则加入了一些额外的乐器，尤其是一台 Boss 的 Flanger。萨沙那时还拥有一把电贝司，配有失真踏板（Bass Distortion），再加上他新买的一台心爱合成器：Oberheim Matrix 1000。因为 Matrix 1000 是一台模拟合成器，所以它能制造出与采样器完全不同、更加生动的声音。这些元素构成了 *Black Romantic* 的编制，其曲子也体现出了较多的古典化元素。

直到 1992 年，他们才在波恩的 “Ballhaus” 举行首场真正的演出，并在此表演了这些曲目。

那天晚上，Ballhaus 里有两位来自 Glasnost Records 的代表——这家唱片公司当时算是新兴厂牌。他们与 Ghosting 签约，通过更大的渠道分发了 *Black Romantic* 磁带，并为 Ghosting 提供了第一次正式录音室录制的机会：单曲 “Paranoia”。Glasnost 随后还宣布了首批大型演出活动。

可惜的是，波恩 Ballhaus 的那次演出成了安德烈亚斯和萨沙唯一一次共同登台的经历。没过多久，他们之间爆发了矛盾，萨沙不得不在没有安德烈亚斯的情况下完成首次录音室制作。取而代之的是当时萨沙的伴侣——迪安娜（Diana），她加入乐队担任主唱。而贝司部分则由萨沙本人演奏。

Winus Rilinger 曾为 Eternal Afflict 制作 “San Diego” 并助其成功，后来他同萨沙、迪安娜一起录制了 “Paranoia” 和 “Luna”，并将这两首歌压制在 7 英寸黑胶唱片上。“Paranoia” 成为了 Ghosting 首支真正意义上令人振奋的舞曲作品。

如前所述，在那时独自上台演出很不常见，因而萨沙迅速通过新闻稿的方式召集了一支乐队，就这样组成了完整的阵容：电吉他、电贝司、一名键盘手、迪安娜作为伴唱歌手，以及萨沙本人担任主唱。这个组合一度是乐队成员数

量最多的时期，此后 Ghosting 从未再有如此多的成员。

乐队随后在德国境内巡回演出，并有一场演出格外值得一提：那是在 1992 年的莱比锡（Leipzig），他们参加了第一届 Wave-Gotik 音乐会当晚的演出。这是一场了不起的演出，乐队和观众都异常激动。这次事件后来被视为 “每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世界哥特聚会” 的开端。

不久之后，乐队得以在 Bruno Kramm（Das Ich）的 Danse Macabre Studios 录制他们的首张专辑 *Romantic Death*——Bruno 在这家录音室里也录过他自己的乐队 Das Ich，以及当时其他一些知名乐队（例如 Relatives Menschsein）。由于当时乐队主要使用的是吉他、贝司，再加上典型的摇滚编制，所以 Bruno 倾注了许多努力去捕捉那股典型的哥特摇滚氛围，以及当时受 The Cure 等影响的音色特点。

Bruno 的制作能力相当出色，但在录音过程中出现了争执，萨沙与所有其他乐队成员分道扬镳——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非常艰难的处境，因为录音尚未完成。尽管如此，凭借 Bruno 的技艺，还是诞生了一张在乐队历史上被奉为里程碑的专辑。

回首往事，萨沙说：
“作为 Sisters 的粉丝，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这张带有很强 The Cure 风格的专辑。不过 Bruno，谢谢你让它听起来那么 ‘The Cure’。”

自此之后，萨沙明白到自己无法与其他成员共同实现他的音乐愿景。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因此希望能尽快写出更多的新歌来达成这一想法。

第二张专辑 *Songs from Fairyland* 非常贴近他当时的音乐理念。它以合成器为主轴，几乎是萨沙独自一人完成录制。在他看来，这张专辑充分融合了极简主义的现代电子、偏暗的（Dark）风格以及古典作曲技法——而且完全不用电吉他和电贝司。

在那段时期，Ghosting 乐队现场演出越来越少。随着阵容的频繁更换，也有一些不同的音乐人加入过乐队，其中包括霍尔格 · 威尔特（Holger Wirth），他当时与萨沙交情颇深。霍尔格后来组建了名为 Flatline 的乐队来发展自己的音乐愿景。

Ghosting 在 Glasnost Records 旗下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是 *Enter My Crypt*。

在萨沙看来，这张专辑更加贴近他的自我构想，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器乐为主，且呈现出更强烈的古典化倾向。

总体而言，这张专辑基于 Korg Wavestation 合成器与 Roland W-30 采样器，采样器内置了标准的古典乐器音色库：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Double Bass）、管弦打击乐以及长笛，也就是说几乎包含了一整个管弦编制。

但或许是因为在那个极简音乐兴起、并同时达到高潮的年代，他们的作品过于古典、旋律性太强，所以这两张专辑都几乎没能走向更广泛的受众。

接下来的专辑 *Lips Like Red* 收录了一首迄今仍很受欢迎的歌——"Bomb the World"。萨沙在青年时期因为沮丧而创作了它——当时他刚听过 New Model Army 的 "I'd Love the World"。虽然他认为那首歌还不错，但他在青春期的不满中暗想："才不 'I'd Love the World'，才不要呢。" 于是就诞生了 "Bomb the World"——直到今天，这首歌仍在乐迷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并持续在各个平台上收获大量播放和点击。

这首歌的歌词完全是象征性的，萨沙从未打算将它当真，只是表达了一种少年心境。但他也一直保持距离，防止它被误读或曲解。

到了这个时候，萨沙已离开 Bad Ems，1993 年搬去达姆施塔特（Darmstadt）攻读生物学。在此期间，他对纯哥特式、阴暗风格的音乐失去了兴趣，特别是因为他在这一领域已经活跃了七年之久。萨沙是那种总想探寻新事物的人。

于是，*L'État C'est Moi* 成了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它更像是对过去几年里他所尝试过的不同风格的一个 "大拼盘"，并未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唯一显得格外突出的也许就是 "And the Band Played Waltzing Matilda"——这是对 Eric Bogle 原曲的一个相当独特的演绎。

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法兰克福的 Techno 场景中去。在 Omen 和 Dorian Gray 等俱乐部里，他感受到了一种截然不同、极具张力的音乐形式，令他着迷。最初他试着去模仿这些声音，以理解这类音乐手法的奥妙所在。

对他而言，这是一个与古典音乐理论、现代摇滚或者哥特风格都不一样的全新世界。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体验，他觉得只有在 Sven Väth、DJ Dag、Chris Liebing 等人的舞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尤其是 Sven Väth 的 "Harthouse" 厂牌所打造的 Techno 风格，深深吸引了萨沙。虽说他当时录了一些作品，

但直到如今也未正式发行。

直至 2001 年，他和室友兼挚友 Stefan（对方也弹电吉他，喜欢 The Cure 这类乐队）之间的一次交流，促使他重启 Ghosting。音乐依旧不错，萨沙觉得经过大约六年，他也该离开让自己日渐感到厌倦的 Techno 了。

延续他一贯的作风，他想要创造点新东西，因此决定把 Techno 元素与 Ghosting 的哥特根基结合起来。在当时的哥特圈，用 Techno 大鼓或 Techno 贝司线条对歌进行编配并不常见——而如今已是司空见惯了。

这一时期的首个作品是专辑 *Der Magische Puls*。专辑相当能够体现这份新鲜感，包含了部分几乎纯 Techno 风的曲子，也有很多在两种风格间融合得很明显的作品。

然而，不管是专辑 *Der Magische Puls* 还是其中的歌曲，都没有在 Techno 圈或哥特/暗摇滚圈里赢得多少青睐，尽管乐队新增了一名成员 Björn，使吉他数量增加至两把。

直到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中才出现了一首歌 “Lion King”，它一直流传至今。但这张专辑同时也宣告乐队的长时间解散。在发行后不久，乐队进行过少数几场演出，随即解散。

之后，萨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专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足足过了 20 年，萨沙才决定再次用 Ghosting 的名义制作并发布音乐。第一个项目是重新录制 *Black Romantic* 中的歌曲，以及那段时期的其他作品，包括 *Secret Books* 和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曲目——这些都只以数字形式发行。

由 Dark Dimensions 厂牌发行的一张名为 *Black Pearls* 的 CD，则汇编了 Ghosting 的一些精选曲目，自然也包括了 “Lion King”。自那以后，萨沙时不时地会发布一些新歌——依然是仅发布数字版。

值得一提的作品包括 “Der Flämische Totentanz”（一个对 15 世纪最早已知战争相关旋律的诠释）以及 “Kalle Theodor”（一种对长袜子皮皮里的一首儿歌的新演绎）。

自 2003 年以来，乐队再没举办过任何演出了，只在 2023 年有过一次例外——那一年是 Wave-Gotik-Treffen 的 30 周年庆，对萨沙而言也算是一个圆满的收尾。

在那场演出中，他和 Frank D'Angelo（其主力乐队是 SITD）一起演奏了乐队自创立以来的所有代表作。该演出的唯一一段公开录音是对 The Sisters of Mercy 的 "Amphetamine Logic" 的翻唱，并收录在数字 EP *All Your Dreams* 中。

这，便是迄今为止关于乐队 Ghosting 的故事。它还会继续下去——从容、不办演出，以萨沙个人的项目形式；但它不会停止。